誌銘
祭文
附錄
五峯集
第十五終

五峯先生集卷之十五

碑銘 墓誌

中訓大夫行漢城府叅軍權公墓誌銘 并序

海東稱名族者以永嘉權鐵城李爲冠麗之杏村及我朝陽村公即其李與權也陽村之後有監察肩者生倉守鷗生判官深判官娵僉正應女是杏村之裔也以嘉靖庚子十月十七日生吾姊壻諱悟復而其字也性溫良詳切隆慶庚午蔭補 泰陵叅奉遷司醞署奉事尚瑞院直長漢城府叅軍萬曆己卯坐僚過罷壬午復參禮道察訪仍換平丘所過職辦忤按廉者免乙酉七月二十一日以疾終于家壽四十六吾姊於行居第四生三男二女女長適武舉李安謙男長詧皆幼同年九月十一日戊申厝于楊州

東面乾川里依吾先君葬也先君諱國柱 贈吏曹參判
其窆吾賢婿徵余誌誌可忍爲耶銘曰 京兆聲烏過耳
揚之原何剗毁亦人宅君勿毁

有明朝鮮國秉節校尉韓公墓碣銘 并序

萬曆丁酉歲知樞韓公孝純以書抵某曰孝純有伯父早
殁殁後三十三年而孝純生世以故不知吾先子有令昆
伯父之配李氏後伯父四十七年而逝孝純得蒙其鞠養
屬以後事吾先妣又李之兄之女也蓋李痛伯父之短緣
享而家之敦好謀以爪葛焉李既寡終始從先子居睦如
也孝純兄弟三人皆自拊育無差先子事李又不翅如兄
而母之焉莅郡縣十五年皆以專城享其殁也從伯父兆
葬于廣州秋峴下靈長山西麓顧墓道闕顯刻無以示後

子其圖之某嘉知樞爲伯父請其不朽甚盛不以不文辭
敬起而考其家乘則公諱某字某實清州大姓高祖諱惠
咸吉道觀察使曾祖諱繼禧議政府左贊成西平君祖諱
士武漢城府判官考諱承允旌善郡守妣安東金氏軍資
監主簿禮童之女領議政磧之孫以弘治己酉生公旣長
以勳蔭屬忠義衛階秉節校尉正德辛未某月日歿得壽
二十三配宜人韓山李氏成均館司成穀之女牧隱文靖
公之後以嘉靖丁巳某月日終壽七十知樞公中丙子文
科歷敭清顯今階資憲孝純其名也知樞之考諱汝弼贈
吏曹參判卽公之第幾弟妣柳氏贈貞夫人卽公之姪司
導寺正渰之女知樞其季子也宜人能念公而以兄之女
妻公之弟參判公能念兄而養及宜人貞夫人能念毋而

母宜人知樞又能念父母而慕公及宜人如父母焉斯非奇耶世有所謂義門者其謂是也遂爲之銘曰

公夭而絶配以義續使絶者後而夭者壽吁嗟乎嘉偶

權知成均館學諭羅君墓誌銘 并序

羅君諱某字某安定人高麗安川君諱天瑞之後有諱繼宗贈通禮院引儀是生諱世傑昌陵叅奉是生諱瀷成均館典籍是君考也典籍公以懿學篤行見重淸流捷嘉靖辛卯科選入翰院以直筆被金安老所中蹭蹬一縣少頹子一歲而夭時人痛典籍公夭而幸君之存也咸曰鄴在此矣時君生十一歲後二歲妣李氏又歿君居六年喪幸不死自知讀書以世儒未弱冠見伯父叅奉湜仲父副提學淑以時名俱罹乙巳之禍遂灰心沉晦絶榮慕念晩甲

戊午生員癸酉文科時君年四十七家世已荒凉矣世等
以襄墓視權補成均館學諭潛於州校奄欻而終噫與籍
公食報之地又虛耶其晚第也以禍而從以咎之使不顯
而天且嗇其壽何歟君以嘉靖丁亥生而萬曆戊寅逝得
壽五十二逝之歲九月葬于廣州北坊里卯坐酉向之原
配李氏瓦署別提元紀之女有二男六女男長長其夭次級
中丙子生員乙酉科探花壐入臺省以幹局稱今為平山
府使女長適幼學朴吉恬次適卞希淳次適郭珪次云云
君天性醇愿與物無競居家不以屢空為意惟篤志窮經
而臨絕而曰吾其不為小人矣其平生立心之真實可見
天之慶報雖失於君而在平山者其豈誣也耶銘曰善即
福斯天道善既種早晚報早或促維晚長羅之慶其決決

有明朝鮮國淑夫人金氏墓誌銘 并序

某甫成童受業於內堂兄柳立巖之門得見今戶曹參議徐公與立岩之嗣西厓相公游時徐公新有室矣聞其室勤儉宜家克盡婦道大夫人在堂姑慈婦孝里閭稱之其麻枲女紅之能特餘事耳同儕稱有賢相以徐公爲首厥後徐公繫官內外某且長而游學四方第而至濟宰列中間歲月不覺已是四十年矣由其聞之夙數世之賢婦人未嘗不亟稱夫人癸卯歲徐公方在戶曹一日仕夫人進冠帶唯恭衛未罷已報逝矣是七月乙亥也壽六十一夫人之賢既嗇遐筭亡之又遽何耶徐公以某追從最舊以家牒徵誌某雖才不敢擬議張林之後而敢不樂道其善耶徐公歷莅縣郡府州迨三十年而夫人不唯身遵法度

東下甚嚴使不得貽一毫嫠非關家長雖至微細事未嘗
左右徐公前後第一之績多其助也遇宗族踈遠近親屬
因亂流散者日坌集請賴夫人賙窮恤匱略無難色其經
營家事也積而散散而積不拘戀積散而亦不為苟且之
事凡祭祀賓客婚姻喪葬咸順其則其私親年且期頤事
之極其誠言及亡親輒涕下交如父母之忌哀戚如初喪
其於此又信夫人之賢終始無間也某又嘗聞有一宗室
以士名徐公友之夫人從窓壁間覸其言動戒徐公勿近
其人果非吉士也噫於其所當遠者戒之如此則其所來
之好之者雜佩之報其何如耶夫人安東金氏系出新羅
國姓高祖諱宗孫 贈戶曹參議曾祖諱誠 贈兵曹參
判祖諱公望海州牧使考諱謐掌隷院司評妣廣州李氏

載寧郡守秀蓁之女以嘉靖癸卯十月初七日乙卯生夫人歸于徐公仁元字克夫以學行薦累以治郡聞階至通政無子取叅議之弟禮元之第二子繼賢爲後娵察訪韓師聖女生一女幼夫人教子義遇婦恩當夫人病亟也繼賢斷指以進及喪也韓氏哭泣盡禮家庭之間懿行藹然亦足以徵夫人之賢矣以同年九月庚申窆于水原府東長乏里壬火山壬坐丙向之原從徐氏先塋也銘曰

世有所謂女士者爲女而有士行者也有其行而又有所賢焉者則其又何命耶持門之健鑑識之明吏欲爲之立傳其唯求諸篆山之陽也歟

有明朝鮮國　贈嘉善大夫吏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李公墓碣銘幷序

我　太宗大王第幾子孝寧大君諱補孝寧之子曰嘉德大夫瑞原君　贈謚夷安公諱寀孫曰明善大夫行高林正諱薰曾孫曰漆山正諱璹孫娶宗簿寺主簿密陽朴纘之女生公是正德丁卯正月某甲也終於隆慶己巳三月某甲得壽六十三同年五月某甲葬于衿川東三聖山麓坤坐艮向之原從先兆也配尚衣院別坐鄭應雲之女貫東萊大姓也生五男一女男長秀彥察訪次時彥癸酉進士丙子科榜眼今為慶州府尹次俊彥部將次真彥庚寅生員今為司憲府監察次世彥女適朴濂無後察訪先娶曹守平女生一女適南鴻翼後娶金仁善女生一男埥府尹娶進士禹思讓女生二女長適金光煜次幼部將娶通政金慶柔女生二男二女男長埰娶柳千齡女次墀幼女

長適金紹善次鄭善應監察娶鄭䕫女世彦娶萬戶吳壽
鶴女生三男一女幼公諱泂字亨叔性厚重簡默奉先孝
敎子嚴爲親戚朋輩所敬憚馬早習擧子業累中解不第
卒以寒素而亦不以動其心萬曆壬寅朝廷選府尹廉謹
褒陞嘉義仍尹東都　贈公吏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
鄭氏貞夫人漆山　贈明善都正朴氏愼夫人銘曰
賦以德嗇其祿豐其後由其嗇遺淸白俾後昌息及泉吁
其榮

有明朝鮮國顯祿大夫河原君贈諡　神道碑銘幷序

萬曆甲辰秋右揆奇相公以河原行狀屬其曰吾舅弃今
八春矣墓道闕顯刻是固有待貞珉已礱子其圖之某不
文不足彰佳公子名顧違相命是懼就按原狀我　中宗

恭僖大王有子諱某封德興君其配則判中樞府事世虎之女也河東鄭氏領議政麟趾幾代孫寔誕我 聖上公即我 聖上長子也諱某字某嘉靖戊午例授河原正己未丁內憂辛酉服闋襲封君階承憲隆慶丁卯丁外艱是年六月我 聖上入承大統庚午春大臣 啓請追崇德興依宋朝濮王故事遂進號大院君陞公階嘉德重廟祠也萬曆丁丑 上親享大院君廟超公階顯祿錫土田藏獲以贍之仍命兼文昭延恩殿宗薄司饔等寺院都提調丁酉秋 內殿還于遂安郡公以司饔提調從同年十月三日終于郡 內殿命中使整理斂殯及訃聞 上震悼輟市朝二日時以兵革故凡官應服喪者一皆停止 上特命有司就例畧舉仍飭京畿黃海等道凡道途襄葬克

護無憾其存歿親親之典哀榮極矣以十二月二十九日葬于楊州南面水落山麓先塋之側辛坐乙向之原夫人洪氏之右公生于嘉靖乙巳正月丁巳得壽五十有三自在齠齔與他兒殊及襲高封感聖上友于之隆秪奉宗事他無所嬰拂于心者列屋歌鍾富貴終身雖以世亂卒不于正寢而猶且日飲無何無疾而逝則終始福祿諸宮莫及焉公初娶領議政洪暹之女先公二十九年而終即與公同塋異室其行範之懿則自有礪城所記者生三男一女男長唐恩君引齡次益城君享齡次寧堤君錫齡女即右揆奇公某再娶宣傳官李義老女無後側室男即成海副正宗齡長臨守德齡連城守福齡珎山副正有齡珎城副正海齡餘一幼女即縣監姜克裕司果金克家察訪金

廷立司果劉轍訓鍊奉事南英立也唐恩初娶判書朴啓
賢女生男潡凝川副正泇寄城副正瀠寄山副正浚娶縣
令趙希轍女生一男二女側室二男三女皆幼益城娶郡
守蘇遂女生男順慶晉山副正喜慶晉川副正女幼學朴
來吉鄭大榮餘三男一女幼寧提娶學生韓宜女生女幼
學朴來章餘二男四女幼右揆生女幼學李志宣餘一男
幼長臨三男二女蓮城五男珎山一男一女姜克裕二男
四女金克家一男二女金廷立二男四女劉轍一男一女
凝川娶正郎李穖女生一男三女寄城娶奉事奉惟涵女
生二男李志宣生二女崔來吉生一女鄭大榮生一女蘭
玉振振吁其盛矣銘曰
有壽銀潢天潘其祥聖出東方公為母兄有聯棣英有顯

其聲聖孝其隆䄙薦其崇有儼其宮公承孝思克尸宗事聖心載喜天與榮貴赤舃有煒古丈之味聲伎滿前日醉為年驩樂無斁自羅甲兵乃逃窅冥乃捐其生丹旐翩翩歸袝先阡恩渝九泉瓊樹停鸞列拜亘山餘慶交攢水落之原槖櫝有繁神護其門我銘斯石有煥宗籙垂示無極

柳門雙烈碑銘並序

吾東方閨範最正以國俗風化所摽養者有素焉耳平居則從一之義慿哲同然及壬辰之亂倭奴搆衂三韓眞所謂洪波振壑川無恬鱗者則平日所養之卓斯可著矣以故所謂烈女毅婦視前史爲甚多州縣道省部府之所報者固盛而山林溝瀆之間抱貞信而莫白者又何限焉觀

其倉卒之際有迫焉屹然之優劣而均之不失為烈何容比較至於夙講從容顛沛不渝行之坦然者吾於柳門兩烈婦見之矣柳全州世家有諱埏贈議政府左貳成生永謙以上舍生補義禁府都事永詢中巳卯文科今為慶尚道觀察使謙娶安山金氏典設司守晦之女詢娶平山申氏咸鏡道兵馬節度使恪之女俱資稟粹愨事舅姑孝事夫順各盡婦道妯娌之間睦如也申又嘗看女訓三綱行實等書遭亂將避語其夫曰妾嘗聞古烈婦死於亂者心常惜之豈期以妾身當之也臨出與金約曰今日之事非刎興經請潭是妾等死所矣各於衣帶中佩小刀去匿於江原道金城縣山谷間一日寇猝至聞砲聲近金自刎申投水盈盈跬步間如約而死噫此豈倉卒迫焉者之比歟申

嘗得玉貫子一副爲其夫後目地常携之小囊及盡圈子尚在可驗觀察果纏着持羞雜佩相勉之意至死未昧者耶卒以觀察公貴追封貞夫人縣官以狀聞于道道轉啓手朝發已　車駕還京首命禮官將忠臣烈婦義士人等廣加訪問具實迹與政府議啓金申俱許旌門一家兩旌其義矣其歲歸葬于楊州某面某山之原從贊成公塋也金居其北而申居其南夐壁入土山猶帶媚其爲可信妻宿草而莫爲之表乎遂爲之銘曰

從容就死君子難只嗟嗟女士顧行之易兄弟儷美尤曠前史塚聯山配德有隣止我銘幽隧不令者媿

烈婦生員金德民妻申氏墓碣銘并序

萬曆二十五年冬忠清道觀察使臣金信元啓據報恩縣

監柳渼呈該縣人生員金德民當倭入境與父母妻妾遇
賊于山中賊先害其父母次刃德民德民幸不死又見其
妻妾迫之妻申氏奮然語其妾曰吾死矣汝以計可歸奉
君子遂援劒罵賊聲氣俱厲賊擊斷其臂仆地而絶婢燕
支負申氏兒竄其傍突出救之與其兒皆遇害其妾還言
其狀甚悉申氏節義合行旌別事下禮曹禮曹啓曰抗義
就死男子之所難顯節貽貞王章之所急申氏宜令有司
旌門復戶以示國家褒美之意左承旨臣崔天健敬奉傳
旨依允謹按申氏高靈大姓領議政高靈府院君文忠公
叔舟之六代孫曾祖贈吏曹參判祖仲淹同知中樞考大
司憲湜妣光州盧氏縣監瑩之女以癸酉八月生端美有
殊容髮及踝性柔順雍懿喜看列女傳女誡內訓三綱行

賓寺書通其義年十五歸于金金即縣監可幾之子縣監
學於大谷成先生之門頗有家法申氏承以婦道處妾侍
無幾微見於辭色壬辰之亂見婦人多死不得所慨然以
義自決大刀不離于手是其平日所定者確臨死從容勉
夫妾以歸奉君子毅然而終卒之其妾歸言義烈而悲咽
不自勝其自處之正逮下之恩有以服人心者如此死之
日是丁酉九月十七日得年二十有五生二女長即燕支
所負而死者次適今公洪道觀察使尹孝全公洪即古之
忠清申氏墓在報恩地觀察將就竪石表大憲公技淺索
銘為之銘云死生際暫時事暫時差終苟已由素定能暫
時士千一女乃為嗟嗟申今古彌
有明朝鮮國宣務郎禮賓寺直長贈通政大夫承政

院左承旨兼經筵叅贊官黃君墓碣銘 幷序

僕世居漢城之盤松坊黃君實同彝生叩齒與遊少於僕七歲常肩隨爲君早喪怙恃養於堂叔黃叅判松堂家壬辰之亂君避地忠清道之庇仁縣每時節往來展視先塋仍過漢城得與僕見而慰焉邇來闃然不得見者且累歲矣昨其孤廷直袖所為家牒來曰先君於癸丑正月十七日逝同年五月初四日葬于藍浦縣甑山麓亥向之原敢請一言以表幽隧僕就執其手曰嗚黃君亡且葬且再朞耶今而始使僕知可知其鄉之僻矣余忍無言顧任其泯絶於千秋耶取按其牒則君之先長水縣人五代祖領議政翼城公諱喜國初名相第一也贈右議政判中樞府事諱致身贈左承旨昌平縣令諱享敬靈巖郡守諱應贈軍

資主簿諱允宕是君之四代也妣李氏宗室杜城令巖之
女君少續文不早顯遇亂不應擧築室庇之山水間號松
齋又號七友堂蒔花種竹蕭然有安貧樂志之想人勸之
仕則曰有命存焉朔望參廟奉祭祀謹供需不苟用見人
凍餒猶在己分衣糧賑之驗方貯藥全活人疾病遍鄕人
士論學武談兵農工商各以業無忤於物庚寅歲松堂公
奉使日本君謂已見鞠義不問於死生從以行返及壬辰
春松堂公亡未葬而賊至君具棺槨衣衾間道收窆三年
不與燕樂其制行修飭得於性者如此丁酉庚子年間總
管使韓公孝純巡察使張公曉運碑公管軍糧採鐵等句
當事辦啓授添注禮賓寺直長　上命授實職注擬之間
君已逝丙辰春廷直以君命下而不及叙上書言命談曺

查續贈左承旨經筵參賛官配任氏封淑夫人君之篤實見信於旣骨而迂直亦至誠顯親俱可尚已君諱某字文補生於嘉靖庚申三月十三日終於癸丑得壽五十有四任氏籍豐川判書由謙之孫進士瑞臣之女只一子廷直是已娶縣監朴滋女生二男大鳴碩鳴銘曰
騎欵叚乘下澤行鄉里稱仁足此馬少游平生語而吾所為君而嘖嘖者也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參賛官行通訓大夫新溪縣令俞公墓誌銘 并序

杞溪之俞為世茂族代冑蟬聯僉樞起昌判書汝霖　贈領議政綰即公之三代某官娶宜寧南氏　贈僕正忠世之女秋江居士孝温之孫以嘉靖辛卯生公公之從叔父

察訪諱璟無子取爲後公少績學不喜舉子業以親故屈
意場屋晩不成丁卯筮仕尚衣院別坐壬申遷司憲監察
夏除牙山縣監遭所後母喪將外除連遭南氏喪丁丑服
闋戊寅冬監洪川縣乙酉夏再叙監察俄出伊川戊子夏
叙漢城兼參軍冬陞新溪令明年以疾卒于官是萬曆己
丑九月二十三日也得壽五十九同年十一月歸葬于高
陽郡館山里丙向之原從先兆也公諱某字某生而倜儻
無纖毫傾邪意待士恭遇宗族睦處兄弟友好施入窮之
此公之得於天者然也少讀書強記嗜左傳有杜預癖性
不喜交遊簡出入客至則輒圍碁引酌而已常語子弟曰
有酒可自娛有書可自遣其從仕也亦不屑屑於簿牒愛
民除弊省入薄出其罷歸也亦不慽慽情去留等日持粮或

阻兩道中則丐食人家及老而淸儉不替後參光國原從
功臣例贈承旨豈天亦惜其慳於位耶配坡平尹氏判官
興孝之女有淑悳公沒之後十年服素却肉年今八十猶
悲哀如一日每享祀必沐浴行之以公之 贈封淑夫人
生一男四女男大頤娶佐郎權愷女生二男一女男樂曾
繼曾女鄭弘濵一女適軍器正安潝生二男二女男弘重
生員弘量進士女參奉沈天授士人金光煒二女適忠義
衛朴安命生男承顏參奉三女適郡守李尙寬生一男三
女男志一女黃瀲洪汝弼高潛四女適具撥早歿曾孫男
女見有十三人某少嘗陪公遊晩於尹夫人爲葭莩之親
誌公墓不可以不文辭系以銘曰
晩通家也聞尹夫人之薦於所天少從公也知由公之德

而有夫人之賢夫人之願兮行當同室於千年人毋躪瀟
也曰此兩美之阡

祭文

祭玉峯白光勳文

維年某月某日某延安李某謹以酒果之奠哭于白玉峯
之靈湖海相間天月盈盈塵中邂逅僊蘭之馨蓮翁門下
歲暮交情薄宦消沉可憐芳名仙遊何遽千里孤旌形緣
詩瘦命被才憎郊寒未尉島窮非僧彷徨秦楚蘗泉漫漫
食蘗腸苦強歌無懽一哀蒼茫江漢何極來陳蕉荔庶歆
衷曲嗚呼哀哉

史遊擊傳致祭祭文

天朝恤小拯患難於下邦壯士舍恩捐性命於行陣聖

稱其孝史錄其忠予慈將軍之力盡驅馳痛王人之身委
草莽敢設菲奠庸慰冥途事係我家寧寢食之可忘名留
殊服想英爽之在茲尚饗

九龍淵祈晴兼祈告祭文 壬辰夏在義州

滔滔鴨綠東國之紀東國有殃神宜念只矧予不德忝作
神主予有所告盍敢固護予蒙暑雨播越斯壤予雖失禦
交宗無妄蠢爾狂獠謂天可射要我假道予折其惡茲銜
鼠肝負我大德蜂蠆決怨猜鴟難快予志彌堅彼禍彌毒兇
鋒屠戮悉窮西扯於皇 聖朝察臣苦臆 天兵助殲虎
旅三千一昨渡江伐鼓淵淵堂堂之氣震爚天東羣靈復
衛百神景從風伯清塵陽侯息波今茲之雨或者洗塵潢
潦載塗阻我天戈似貸遊魂受戮稽時神胡不職神罔攸

辭神之所宅兩國之疆丞協天人共誅强梁毋寄寡人毋
感天王斯遣宰臣薦我芳牲維黍之馨維酒之清神其
歆止諒予虔誠

起復上來時告辭几筵文

維萬曆二十二年歲次甲午正月庚辰朔十五日甲午不
孝孤前承政院右副承旨某敢以酒果時羞之奠謹告于
顯妣貞夫人比安朴氏伏以先君早背不及勉於通喪父
母鴻恩惟待報於今日屬玆金革之興遍及欒棘之餘伏
奉前年十二月十四日 教旨除甫上護軍甫其斯速上
來者昧死陳章乞身終制又奉十二月二十七日 教旨
責臣遁慢宣旨丁寧既令臣孤劃即上來又令縣道敦勉
慰送天經不墮於地雖自盡於烏鳥君命不宿於家奈難

決於犬馬將冒登道不敢任情昔在亂離長貽望於墓出今當哀疚旋趁命於朝闕痛當極於終天罪難贖於衣錦世亂未已人事無期倘一離於几筵難再奉於日月賊平當退豈徒爲家室之私身死猶安庶無歉忠孝之願

弔金將軍庚信文 戊戌

吾知夫山河磅礴之氣兮鬱淪宇宙如日月之不亡其鍾人物兮往來顯晦者是直造化之良能而其氣則常惟將軍得其氣而生于羅代兮孚孤狸魍魎之千其傍左提戈而右執盾兮英爽所極者迄黑水與扶桑而形氣屈神之數則雖將軍亦莫能逃兮鶴立鷹騫兮終委絶於牛之岡斯昭昭者月在于水兮應照龍灣釜山之中央胡疆土七年罹其凶害兮將軍在家而若忘一治一亂亦氣之常兮

雖將軍無奈於主張當天理之復亨兮亦假手於神明余方知今日之却賊兮諒有賴於英烈之洸洸余之生晩千載而相感兮爲寒灰兮何傷昞中岳之極天兮尚星月之蒼茫龍之劒自躍出鞘兮想當時之精光金在南畔月城之西巍然一丘兮是將軍之若堂崩榛荒草不可尋兮識竹葉之猶蒼余方隨繡斧而過其下兮起深思於斜陽千秋萬歲過此地者幾人兮余獨何爲乎彷徨將軍之氣如水在地中兮豈拘拘於茲鄉然景慕之有所兮鳳山高兮鳳水長倘英靈之不昧兮庶有感於心香

在京祭陳御史文

[illegible]公金嗣茂望㦲務華聯其立朝之節歷敗之詳則非外[illegible]所可得以覼縷以今日人才之盛東事之艱而簡命在

公可謂曰隆繡斧來思有耀朱輪東入加額若旱望雲至
其奉法之公蒞事之勤再渡鴨江一巡海濱焦原非熱易
水非寒手奉天威繞近賊壕三路遊魂一時烟銷遍觀壁
壘鬱之慕烏棲匪賊乂據公來即稽四節藩京方奏膚公一
堂風儀忽焉騰空陳搏如睡傳奕如醉庶蹶然而再起遂
永騎乎箕尾殘尊尚温春宵未央人生至此萬事亡羊嗚
呼哀哉天一之氣鍾而為水兮水必自西而歸東江出岷
而極于揚徐之墟河源崙而夾于碣石之宮是東方為衆
水所匯兮實天地元氣之攸終公之生也當井絡兮跨劒
閣洞函夏而終委絶於是邦者何其奇也是必得天地之
氣如江如河兮卒沛然而同歸然則公之逝也以元化終
其又何悲嗚呼哀哉三韓一域八年荼毒公來董戎厝之

雉席公歸汗漫公澤在此窮山雨泣行路河淚感德之膓自何能已楓宸翙圭鶴髮倚閶伯玉過宮不是舊車之音王孫不歸長為暮出之兒天胡忍是人理難堪茂陵求書遺草一函闕吏迎裝圖書數軸此公之逝而歸報　聖明肴颯清風於帝側嗚呼哀哉三巳萬里極天一方陸有劍棧水有瞿塘龍輀載駕曷月古旋鳥道捫參梅雨連灣痛哭兮念行望我嵋之深山是又古人褁革之風在公則安嗚呼哀哉海隅鯫生望履門墻追陪冠蓋己閱三霜不我鄙夷恩侔非常每承謦欬吾飲醇芳伊中情之所感豈内外於方域嗟獲侍之不卒倏來歌而往哭嗚呼哀哉漢水湯湯漢山矗矗玆邦雖陋父師之國慶英靈之在此永蔭庥於奠疆百歲在前萬歲在後所不刋者江漢之章傷春

序之已盡懷德音兮不可忘旅蘋蕉而擣糗與屑歆於心香嗚呼哀哉

在平壤再祭文

繡衣往來再經玆疆那知今日江草迎喪去歲清和箕館東廂酌我新茶示我周行天時再回人事悲凉籩遷之未樽醴之芳昔何笑語今何渺茫簫鉦變響旌幢異常藩人巷拜誰不涕滂東溟地偏玉壘天長山重水複魂亦迷方雨盖風車涉幾津梁白首儐從瞻望周章此德之深此心之傷菲儀匪享昭我不忘

中江三次祭文

盡境而送不敢踰疆人誰無別亦誰不亡公亡之遠我別之傷浪打孤舟一哭天長

祭豐原大夫人

有淑夫人天畀之德北郭有助孟母有則大夫以貞白眉以祿是宜夫人作閨門式恩護來京行路嘆嘖含飴弄孫福莫與尚洛波之凊天借其養賜褥之華賜衣之溫蟬蛻在床布幠之寒衆見之榮我懷之惻李觀數句千載擊節亦莫須道張林有碑遥奠蕉荔庶紓歆思

祭申判府事文 壬寅冬

維萬曆三十年十二月初七日通家生延安李某謹具綿漬隻雞之奠遣奴于申判府几筵而告之曰當我西行謁公卧內念公病久慰公顏采及留龜州聞公捐背寒燈旅館痛怛何耐傳報昌城同我心痗 王事淹留歲換灣塞竣事歸來佳城已閉匹馬渡江擬伸一酹塵冗卒卒一期

已逮生芻薄禮亦使人代婚姻之云情義安在回首湘中增我嘆嘅勉教迷息敬奉蘋蘩亦令喜兒毋忝祖誨爲計止此曷盡戀戴此情耿耿庶鑑肝肺嗚呼哀哉尚饗

祭金相國命元

維萬曆三十一年歲次癸卯二月戊子朔初二日己丑小生延安李某謹遣豚兒景嚴以蔬酒時羞之奠敬祭于卒左議政慶林府院君金相國靈筵而告之曰一鑑之亡痛軫乘輿殄瘁之哀下同臺胥中吾涕淚並哭吾廬靈辰不留駕彼素車江漢滔滔風流自如某方畏壹評莫展清讌祭如不祭下情難紓明晨執紼擬拜郊墟瓣香雖薄我懷有餘他日西州曷勝歔欷嗚呼哀哉尚饗

抱川立石時祭文

一自遷厝憂爲窮山石物像設恐廢前觀蓄財經營匪月
匪日縶官奔走星霜倏忽官聯纍高筋力衰頓謂必促亡
未酬至願董工鳩匠不敢不勤或攻新㨾或輸舊陳爰建
如制日吉辰良若誌若碑猶焉未遑庶幾夙夜期以數年
所深痛者世故相纏一入脩門羝藩維谷血疏徒煩追廬
莫獲兩露日濡息暇難駐欲出山門十步九顧世難靡定
人事未涯今玆奉辭後期在何潸然出涕不盡者心恭陳
薄羞尚冀垂歆

祭亡夫人文

自君之逝十有六朞彌久彌遠神道何依當時荼毒子女
嬌癡及今長成實非始期以余謬勳賞延阿兒趍倅專城
曷堪洪私君今從征大家何遲幽明異路主又我離然君

料安我敢相持馬江鐇鈠扶蘇柿梨方丈之莫君其右之惠我多孫永貽遺慈緬彼龍門實先祖基楊山播越抱州新移兩地難全卜協新龜靈辰未易世故多違早晚此情耿耿心知秋風乍起漢水連漪臨別忉忉有愴江籬六春難卜吾生易涯契濶之好皎日臨茲庶諒心香歆我蕉薇尚饗

焚黃時祭文 先考妣位 乙巳春

不肖險釁不及趍庭雖遇羹墻實遂典刑頭角稍成慈訓丁寧啓我昏蒙緊賴一經幼孩病弱望絶成丁及至童冠孤苦伶俜幸忝科第荷佑先靈分外振擢敢由寸筵忝裂茅土濫畫丹青絶裾紀功温生瘢形勳封議政 恩出朝廷不肖何居悉歸冥冥自還花谷地甚幽屛每時風雷念

之山扃慈顏可記夢猶未發祭順非孝曷感神聽令秉
恩驛　錫祭惟馨晝錦之光雨露方零如將見之春草漫
青百里負米此情惺惺祿不及養風樹無停有淚徹泉嗟
彼晨星祗薦君賜有灩霞醴想紆歆止馨欬如聆尙饗

祭完陽李先生文

維萬曆三十四年歲次丙午正月庚子朔二十日己丑門
人延安李某謹具酒果時羞之奠敬祭于驪叟李先生靈
筵而哭之曰來誰無去去誰不悲其悲者生惟賢故思貞
而罔覺儉而即怡縕貉無分夷險同之大樹勳名府儀
三司無宅於都有山於驪萬古淸芬有肴崇碑嗚呼哀哉
銀鉤華翰玉佩文詞龍頭著望久典綸絲落花飛絮春日
臨池逸少但序獻之無詩歲也風流有無於斯散落人間

彌久彌奇嗚呼哀哉歲值辰巳舉國淪夷 龍馭西遷衆蛇離披公爲納言僦騎相隨中聞虛計亦不敢歸今日丹青獨公無怩仲朔臨饗向隅者誰嗚呼哀哉薄劣早孤過庭無資詩書成就全荷訓規及今忝竊實非始期子文同升鄭均讓師不敢爲榮亦罕同時秋毫皆 恩今也曷追嗚呼哀哉讀禮三山我方爲兒負笈從遊手開茅茨岩間水滋無徃不隨買屋城西門對溪湄公妹我嫂瓜葛相維喬木雖存事異曩時嗚呼哀哉衰年草土神明護持試院傷夭一疾難醫念當奉診貞敬臨衛一紙絕筆此其永辭驪山莽蒼驪水漣漪百歲在後此慟無涯經營遺業不敢失墜來薦瓣香庶歆蕉荔嗚呼哀哉尚饗

祭舍弟昌城文

維萬曆三十四年歲次丙午十二月庚子朔初三日壬寅第四兄某謹具清酌特羞之奠祭于亡弟昌城府使孝思之靈嗚呼兄弟天顯之親兮情遠近長幼之一致然地或濶而育或間兮伊同歡相狎則或異君年下於吾三歲兮當伊之變吾纔四期兮君未及晬譬㲉中之兩雛兮同舉口而待哺慈之被兮三幅君前我後兮喣喣衣分手線食同碓米而同園嬉戲之不暫離兮已頭角之嶷嶷洎求書而就傅兮君從我而問字人皆有兄弟兮宜和樂之莫擬從婚娶而始分兮及文武之異事若同株之條歧兮風同飄兮雨同漬序君後兮氣君健胡先逝兮使我心㦸嗚呼哀哉廉直謹默德之先兮君之得於天者如此鼓瑟琴兮其須藍之養兮養志信天道之福善兮森瓊樹之鵲跱官雖

滯於積薪兮謂責報之有遲向堂鎭之有鈌兮語君屈於
當事地千里而罔聞兮是在君之已死豈天心之今差兮
天毒我德薄位驟而其應在爾吾若早逝而自當其禍兮
吾門積善不但君壽他亦無忮嗚呼哀哉馬山斑衣之舞
明月倚樓之醉自謂百年長如此兮恨光陰之徒恃此生
人間如夢如霧細雨登高之賦偃武臨江之淚巨靈含嗟
馮夷興喟暫時別兮猶然胡今日之忍遺嗚呼哀哉去歲
君歸送別西里通宵聯寢燈火熒只憖君淸羸念君行李
於松於平兮決行止能我言之君記去秋有書兮言我稍
蘇猶一憂而一喜何斯書僅隔數月兮遽惡耗之已至歲
暮孤城公館憂然兮而心訣之誰寄靈卑還兮花谷我往
迎兮雪颯而風起胡平生之友愛兮邈一語之莫試草殯

兮跡涼歸一步兮九顧旋靡館務葬不臨葢想臨壙而待我兮幾盈盈而入地招君魂兮上東門魂莫疑而莫悖旣君家之靜閴亦兄姊之即邇蕉黃荔丹兮載歡載怡生雖別兮死足以相倚嗚呼哀哉君有五子珥環纍纍吾家慶應不擬在此葬君於先塋之側兮非徒君意爲然亦可諒乎我意千秋萬歲兮護我松楸牛之岡兮奕世卿士蕃蕃兮抱之山漣漪兮抱之水魂其妥寧卒同歸而同止嗚呼哀哉人生脩短伊誰之使吾今日而悼君兮亦幾日之獨視輪回因果之旣不可信兮倘有之則爲昆爲季來生兮又如今莫漫悲於造次百歲在前兮萬歲在後尚遠期之未已觴之清醥肴旅之矢魂髣髴而來歆兮有遇佳辰兮有歡無貳嗚呼哀哉尚饗

返魂時祭文

維萬曆三十四年歲次丙午正月丁酉舍弟孝思亡于昌化葬于花谷越三日二月庚子返哭于京國去從西門來從東郭其兄念山川之夐邈虞魂氣之方洋具壺酒楮果之奠迎于上東門外招之以文曰不見者形可迎者魂魂兮毋東東圍滄海蛟鱷如山魂兮毋西西有魑魅絶命之鄉魂兮毋南南多瘴癘地非清涼魂兮毋北玄氷砦陊褻褕如羊魂兮歸來銅之峴兮君家在是父母之邦兄娣攸處孟光擧案童烏攤書魂之居兮罔間幽明其樂只且矧吾之血氣一體我存則君何可之顧吾體其猶君思君則展吾四肢觴平生之醽淥兮折階上之芳薇及吾生之未死兮了未了之心期嗚呼哀哉尚饗

昌城小祥祭文

維萬曆三十四年歲次丙午十月丙申朔十四日己酉弟四兄謹具餅果時羞之奠祭于亡弟孝思之靈嗚呼自君之逝已屆一春神道日遠身已釋衰先人制禮不敢過之百年友于其止斯耶此生人間尚復何爲吁慰吾衷能復幾時重泉含菽可了前期祥琴在堂切切而悲酒不成醉文不成詞心香徹幽庶歆蕉蘩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僉知台徵文

維萬曆三十五年歲次丁未五月癸亥朔初七日己巳延安李某謹具酒果時羞之奠敬祭于近故志範李君之靈而告之曰少偕師承長同司馬婣並西隣晚結姻婭世稱石交無待四者況交之深全四者寡細數交際惟君也雅

生歡死痛此情非假昔符詩送今遂哭逝人事如何無往来暇歷殯舊館視同傳舍池荷之茁案香之馥適值先忌阻送郊野增余之慟兩淚之灑蕉黃伊薄自此長謝嗚呼哀哉尚饗

廣寧祭李提督祠堂文

公之得志於東方者即天所以昭公功也公之捐身於虜中者即天所以昭公忠也豈前勇而後怯也公之生也為東生既為東而再造三韓則東之人宜德於公也今經祠下涕豈無從嗚呼哀哉星精盪地兮山嶽崢嶸劍氣游空兮日月清明男兒曠世相感者情脉肩鐘薄不昧者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亡女申室文

維萬曆三十七年歲次己酉九月己卯朔初一日己卯白
頭未死翁與爾母略具菲奠祭于亡女林川室內之靈而
哭之曰自爾之逝寒暑易轉九月已盡制禮當變余之待
爾自此長休所遲吾生能幾春秋融融泉下倘了後因提
挈明珠永保千春所恠冥冥夢亦難見意外他娩亦叙纏
綣爾豈少情慮增余悲爾產四兒玉炯蘭猗精神面目貽
貽在茲亦阻同居愉歡幾時存者居室骨肉在傍念爾雖
切哀猶可忘了爾韶魂夐彼海曲波濤之汹風雨之惡爾
泣誰知一日百刻爾母及余具來爾側靈如不昧可遲今
日歆此菲薄歆此泂酌解余長悲毋俾余毒尚復何與尚
復何說嗚呼哀哉尚饗

祭西崖柳相公文

先生卒後二載得過壽洞之原古人云宿草不哭某之生
已過半百僅見一人而今不留矣以見一之幸懷不再見
之悲安得不哭而哭且慟也門闌爪葛之好童稚聯衾之
情特吾私耳禮樂經綸之學文章典雅之才百世在前其
可更生而生且不大施崎嶇積弱險難之餘處古人難處
之地冒令人易猜之勢丹心苦而白髮長布衾青山蕭然
而逝大虛寥廓其必為慶雲為景星亡能釀泰和於斯世
耶嗚呼痛哉天能生一代之才生必有為而不並畀其時
又慳其壽是其先岳之氣不得無所鍾而大道之行至治
之澤雖天有不得自由者耶嗚呼痛哉人之可誣者言而
不可誣者心罷市巷哭是誰使之而既令巷哭而又不使
加額何耶洛波之清追十有餘年而書蹟猶不隔千里今

經墓下獨不蒙一言見教嗚呼痛哉離京之夜夢見甚明贈之瓊瑶是必知我之來而志其喜耳是知其葬也亦有挽柩不進之事益恨范巨卿之晚來耳昔子文令葬不襲民今壽洞之民頭指山以奉是則公有子文之心而民不以子文視公斯非竒耶耶過酉谷荒草離離獨樂之園今拜大隧谷風凄凄下馬之陵一哭相過萬歲伊阻嗚呼痛哉

知禮高祖墓祭文

伏以小子無狀繫官遠遊京鄉敻邈莫護松楸豈無魂夢長懸某丘乞假無制世故悠悠官蹟崇秩年已白頭今此南歸實借官郵有孫如此罪塞九幽幸承 恩錫牲酒思柔感徹幽明亦荷先麻時移事遷神道不留親盡城林權安是謀宗兄又亡靈必夷猶不肖在世宜奉蘋羞靈車已

具吉日是諏念惟玆鄉紅二百秋且近墓道靈應是休猝
隨不肖遠勞征轍不但殘生朝夕蜉蝣世道崎嶇西北有
憂倘逢不虞旋增悔尤此情耿耿願借神籌仍安宗室經
理舊疇終孫之世香火是修爲神求安曷勝綢繆庶諒微
悰寧安無猶一出山門川路阻脩餘生有幾百年且休十
步九顧淚落如流靈其不遐永垂寬優尚饗

祭金昌遠文

君亡五載我造君家閴其無人我心之嗟水丘之存有馨
蘭蓀靈應在此况接春温君未大施我尚素餐我爲君悲
君謂我頑難駐者形不昧者精君歆我酌有懽平生

唐津赴任時家廟祭文 庚戌冬

伏以家緖零替宗事荒凉舊祠丘墟寓主靡常香火式微

愍馬心傷幸蒙先祐宗子專城吉日癸未親導將行五馬啓路道途輝光百里之享蘋藻斯芳庶幾六碁列位攸寧伏念某等宗庶業分居不同坊猶從歲臘列親怡康今將遠離榮亦傷情顧念蒲柳早凋秋霜省無例假官守有方六載半什人事蒼茫可容留待重拜靈光願垂神庥惟樂無失遵彼大道不盡衷腸瞻雲無極百神護將謹以清酌菲羞明薦告辭謹告

祭蘇掌令子實文 辛亥冬

君生七歲從吾問學即以隣故敢善解惑入山而山適野而野鳥鳴春朝挑燈冬夜吾伊講誦情同骨肉嘉君業就冠首有室丰姿玉裕議論英確擢遷引桂官聰有奕呵喝來訪喜動眉黃恨我兒單倚慰衷腸如何不淑先我而亡

君宜葬我我先君傷嗚呼哀哉今年之夏君在玉堂稱秤
敗禾異論斯張君乃持正諤諤其言及禾見偃不欲同塵
拜官輒辭我虞明白時勸勉出其志適確及君有疾我問
茅堂病中奄奄耿耿一節是知所性不改死直嗚呼哀哉
壬辰之冬亂離斯瘼遇君甫寧相持痛哭我方草奏導我
酒廚甕間論心且酌且書唯其在世是獲相見今其已矣
當何爲面嗚呼哀哉金馬之鄰是君世鄉今其返葬冢室
隨征車過君門響異平生蕭條新宅野鳥之棲是我西州
欲過停車英靈何覓翼然其間嗚呼哀哉君維三郯子女
晩弱門闌衰薄亦無近屬南歸孑孑誰護誰將長路遷遲
雪暗丹旌我生世間六旬少一林林人物善少於惡球赫
易缺嘉禾易偃天道如何好惡人遠長吝久殀君又先亡

此心付託嘗措何方嗚呼哀哉我寧忉怛只我私情靡[illegible]有數此理君明信步周道怛然而歸九泉無愧抑又何悲吾今衰謝大夢幾時死如有知後期不遠千秋書帙倘了前因我哭君前蕉荔之陳萬歲在後世事亡羊君能顧憐歆我心香嗚呼哀哉尚饗

祭山前許相公筬文 壬子

維年月日延安李某遣男景嚴略奉酒果敬奠于山前許判書令公靈筵而告之曰居距步之近兮生不得源源相見歿不得躬薦薄奠伊泉塗之邂逅兮倘可必其繾綣耶寢門之淚欲洒盈盈張君之柩容待巨卿耶上堂在南谿亭在北夜月扁舟雲然而長鳴者其使人俳徊掩泣而不能發矣嗚呼哀哉尚饗

祭漢陰李相國文 甲寅正月

維年月日迎安李某謹包脯醢炙果之具遣男景嶷代奠于近故領議政漢陰李相公靈筵而哭之曰自公之卒于莎阜也哭欲盡哀而迹有阻誄欲盡意而情有隘夫哭與誄皆出於我者而猶不得盡焉則時與命是在天者也公之不盡設施於時而且不盡台龜之壽者庸何道焉然公之去國而東也能盡已之所當爲者而成已之忠焉則公之所不盡於在天者吁何恨焉以公之先一日亡爲可哀而以僕之後一日死爲可榮欲哭之盡哀誄之盡意則使達人大士觀之未知其謂誰爲哀而謂誰爲榮也僕亦早晩歸骨於龍門之墟以水以陸當過公之墓道矣洎過之而能盡僕之所當爲者以無愧於公焉則爲能盡公之交

矣又何用哭與蘇耶古人云九重泉路盡交期噫其有盡耶其無盡耶嗚呼哀哉尚饗

許夫人小祥祭文

君逝隔晨已及初碁神道日遠服制日微此生人間長止於斯我懷綴綴愈久愈彌壬辰首夏聘君以儀結褵八日賊迫漢渭先送君去止于西圻君念吾家匹馬東隨我扈聖駕雨中分歧以勉以央真宰為悲涓水書回聞達行闈兩地杳邈百草秋腓我送長鬢及天雲師尋問加楊幸遇葛藟骨肉同林梅導龍推君請西歸載暴載飢風霜避迫沸流之涯相持夢寐以哺以衣杜老征懷始驗伊時君僑凌漢我還行司翌年正月始復西都同隨鑾輿定來之逑我時承命來候松鐵回歷信州鶴髮戾茲數日驩愉永辭

春暉君髮自永渡海相追徂夏與秋始奉靈輀乘船金谷載迴寒澌葬畢何歸赤城之基我又承復莫遂牢辭同携及京薄廩是資面瞰之墟薑荼如飴古聖有訓同喪莫離喪非他擬生死以之歲及壬子我入闕庭門戶薄祜家變相維君難處變隱憂成羸積傷致病病固難醫烈在區區用藥慮差山家又忌權瘞別支消吉選良安厝尚遲此則我在亦有我兒保諧心願神罔他疑顧念吾衰能復幾時如同日葬亦所心衷長女于歸逢此百罹季女嬔變獨我爲依我在無虞我去奚歸君嘗有言我願先萎朝夕固護百祿是綏願垂靈佑幽明莫違舊堂春回庭樹芳菲人歸不復我懷之悲庶亮此情歆此蕉葵嗚呼哀哉尚饗

祭晉興君文

維萬曆四十四年歲次丙辰二月壬寅朔初日某甲延安李某謹具清酌時羞之奠祭于近故晉興君靈筵而哭之曰某之從公遊也始承教中相益晩先後而盡平生之道焉從公居也始而近中而遠終復近而窮聚散之地焉盡平生之道而不見有邪枉窮聚散之地而不見有畦畛則宜某之服於公者深而生而好歿而傷者也顧某以生之後於公先傷其所傷於公者而亦公之前不愧後不怍爲公慰焉則以某之崎嶇狼狽於世終亦不愧不怍能使公慰某於泉下否也此某之勉焉孜孜冀及公於餘日者也蕉糈之奠聊以叙平生之舊而結良歡之不可再者嗚呼哀哉尚饗

祭吳晩翠文

生偏荒年又迫稀兮求友四方者不可曰不多生同時齒同班而得如公者其為幸也如何南金之貞美玉之温盖百年而不再見兮痛今亡之何言況燕山奉便之失惧兮孽實由吾同待罪南郊者四年于兹兮亦咫尺之相阻早知人事之短期兮又何拘拘於物色墻頭醪兮園中韮宜日夜之歡洽病三秋亦云偶然兮胡一朝之不起丹旐東邁盡室同指京國英塵破宅荒涼朝暮嶺海後死之當百歲在前兮萬歲在後此心之香敬爇一瓣庶歆蕉兮嗚呼哀哉尚饗

屏山書院奉安西厓先生祭文

伏以粤惟嶺南鄒魯之鄉世有碩士絃誦之洋天挺陶山允集大成一言受授繼有先生資禀英粹見識高明推原闡微所造彌精擺脫翳膜超詣室堂學得其宗道德紹芳

祥鸞彩鳳爲世文章餘風所曁矜式四方矧惟狂簡薰炙最深摽摧既遽曩墻可欽捲蕤屏原杖屨攸因黛闕寓慕責在吾人凡屬同邦不勸而營山回水繞有儼戶庭洧吉妥靈忝稷維馨青衿興感羣佩錚鏗靡陶誰倡靡厓誰傳廬江與近發揮後先光前啓來惠我愚蒙永世依歸精白其衷尚饗

白沙相公祭文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五月十三日庚子白沙相公卒于三撤之謫所越七月十二日己巳返還于抱川之故山同月二十日地士友延安李某以隻鷄壺酒遣男景嚴醇以侑之曰嗟嗟相公而至斯耶言禁不盡身老莫馳先逝者待巨卿之至後死者無子龍之推附奠一盃萬古長辭嗚呼

哀哉尚饗

己未三月青蓮兄孫李有吉以求禮縣令署左營千總隨劉都督經征建夷初四日爲賊鏖戰都督死之有吉與營將宣川郡守金應河倚樹射賊賊不敢近矢盡逢箭而死其家小招魂江邊作魂帛而歸將虛瘞其鄉康津過京城余以文哭之曰

戰陣無勇聖稱非孝汝於親孝敵愾死綏世謂之忠汝於國忠既孝於親又忠於國汝之死也何惜若余者既老且病遭時不淑念經灘潰非惟哭汝之死實乃慕汝之死稱爲吾兄之孫子所可恨者當赴咸城汝不我聽由我不強髮身射虎死者我故死固有所各有常處我何奈汝白首待罪國門且阻遣酹壺觴

祭朴全義文

僕與君纔議親也姜晉興嘗稱君曰是朴門有司也所謂有司舉一門憂喜切迫事而以身擔當經營而布置之也非慈祥惻怛者不爲也是眞仁者之用心也及余已結親所睦於一門者移於親家則若僕之孤露踽踽家無強近之親者所倚於君者宜如何而其亡也其慟之也又如何歟僕一生少親執今年六十有七猶未至稀有之年而友朋中與僕親者皆先淪落焉君年少於吾又七年而又無疾而康寧焉則固非當死之年而亡又如是其急也則君之亡抑無乃要使我獨行而益無所伴耶僕之懷其無窮也限跡城闉殯未哭而葬不親其何以洩此哀於秋天也謹以丹荔廉羞遣男代薦庶紓一款百歲心香

負暄相公大祥祭文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十月負暄相公卒于原城謫所明年己未二月喪船由漢江龍山之流歸葬于長湍之故山反哭于竹里寓居庚申十月是公再朞也地上友延安李某以酒果之奠酹而哭之曰始公之亡于原也遠不赴寢門之哭及詒于漢也猝未及停舟而奠其葬于湍也又未諧素車之會其反于竹里也病有待於三年之內而今三年已滿矣神道益遠而吾病未瘥則僕之哭公欲待何日耶古人云朋友之墓宿草不哭是指已弔已哭其過之也其心之變如常而不再舉也今僕始哭而始奠則是如在寢門之外停舟之日也豈以禮而不哭也所可慰者僕之老如此僕之病如此又幾日歸奉笑語於重泉之下而其日

長耶其可惜者百年不再世道滔滔如公𩜴梧之度忠信之風篤厚之行未死前不再見則寧不重爲公哭也短籬篳門故里依然霜草離披獨鳥歸空則指點褱細又何爲懷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韓叅議鳴吉文

今年首夏訪君西湖二難聯床昂坐霜鬢庭梅初謝韡龍承隅道舊興懷命樽細斟太傅之歌迭唱嗚嗚日暮還歸十顚一驅六月之望君又訪吾君辭有事我留䕺酤曰吾儕耄佳期易徂酌君有餘宜及君奴誰謂此會永訣冥途醞藉之學愷悌之模令其有誰吾道長吁矧余孤陋憤悱心庵啓蒙之書擬資詢諏餘年矍鑠探賾書圖風塵荏苒安恃白駒一日二日伊隔黃壚君奚不卹終我歸愚七月

承訃將哭難憮六氣所傷代莫薄壺一哭猶難他尚何諭翹首長郊只增長呼所慰此心九死不渝癃羸後死亦知須臾大江秋晴原城世區君歸如復是妥是愉懸知泉下往來無拘道義相磋庶彈歡娛

祭李清風公造文

維天啓三年歲次壬戌十月某日某甲地上友延安李某以餐餌酒果之羞敬酹于亡友李公造靈筵而哭之曰伏以賞公如氷玉兮懷不覺凉愛公如精金兮礪莫知剛盖百年不再出兮伊一生難再見則其亡也吾安得不哭之慟而思之緬也遇禮則問有疑則質闘之心的若燭照而龜卜焉則西湖訪梅之行草堂隨柳之遊豈但倫閑而哉猶乎我見屬先碣哀病稽成臨訣之託不瞑之情吾存幾

日不負平生嗚呼哀哉尚饗

五峯先生集卷之十五

五峯先生集附錄

諡狀

有明朝鮮國忠勤貞亮効節協策扈 聖功臣輔國崇祿大夫延陵府院君兼判義禁府事禮曹判書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李公諡狀

公諱好閔字孝彦姓李氏始祖茂唐中郎將隷蘇定方伐百濟遂留爲延安人其後裔班班可譜工曹典書係孫典醫監正亮寔公八世七世曾祖諱淑琦再策勳延安君卒戶曹判書祖諱世範弘文修撰 贈左贊成考諱國柱伊川縣監 贈領議政咸以公貴故妣比安朴氏司直旅之女公生四歲而孤夙性聰悟七歲知讀書占句奇警嘗一

覽二百人榜目闇記不錯一人時年十二見以爲神童矣
已卯魁進士聲譽鶱蔚李文成公迺 詔使盛擇幕屬公
布衣預選辭不赴癸未 宣廟試多士又擧第一直赴
殿試遂以翌年甲申釋褐探花初補成均館蘇齋盧相國
衡一世文士知公才任辭命爲言於 上尋拜注書一日
上偶問巷字何義左右默然 上謂公聞爾富文學爲我
言之公辭謝曰是出西京賦巷薱蓬茸茂盛之貌又對冀
車舊制甚悉 上甚悅之轉內翰 賜讀書暇 上曰此
人奇才培養不可拘常規 命脫禁直專意學業 上
庭試儒臣公再居魁陞資及前後應製輒爲冠特蒙 藩
錫丙戌弘文著作戊子以後屢授修撰正言持平校理至
壬辰拜吏曹佐郎而寇警猝急邑 駕 西出泣與大夫

人訣觀者哽咽到博川賊鋒踵後倉卒不知所往西厓相
請 幸龍灣為歸依父母計公力贊其決既至賊益迫則
有渡遼之議 上簡頗從者公哭曰臣既忍絶裾願以死
從衛秋還應教典翰執義以搶攘中宣達辭令必資於公
常帶承文院職又以負執兒重望兼藝文應教其冬李提
督擻偏師嘗敵公匹馬晝夜馳詣遼陽顲請濟師提督見
公血誠許以正月進兵於是有箕城之捷初平壤賊騰護
書要以助逆犯順公勸 上聲大義逆折奸謀中朝人覘
國者歸報大司馬我情益白 天討乃行時事變錯出咨奏
旁午公副急應卒不躓不竭 天將黃應暘招募遺民臨
行索諭檄甚遽 上以命公立草成文嘗撰罪己 教書
書有曰龍灣一隅天步艱難地維已盡予將何歸瞻彼長

江亦流于東思歸一念如水滔滔遐邇雪涕義旅抔腕感
奮世以比興元詒云李提督旣破賊宋經略尸兵柄各欲
儴功將觀我國報捷爲之形勢公兩儤推功不左右其手
語極揚厲二人者意皆滿甚得謂東國有人矣於是推同
副承旨侍 上左右隨事贊益 上常以職呼而不名兵
部尙書石星以亂久不解計欲許倭款雖我邦人亦思覊
縻公曰不共戴天之讐一朝許講何以歸謁 宣靖兩陵
言未已 上厲聲曰終始不懾於賊唯我與爾奉 朝命
候李提督于開城過省太夫人病已遭喪奉柩歸葬公旣
去殘牘紛委無管理者 命奪情起服公十上疏懇乞終
喪 上以辭命得失實關存亡不准辭至曰條達事情敷
陳明白拯濟艱危表裡戰功詞鋒豈下於兵鋒耶慰諭備

至乙未服闋拜承旨叅知大司諫者再副提學者四丙申
冬 特授嘉善大夫大司憲舉正 王子臨海君容庇姦
究之罪 上曰父子之間卿能盡言風彩可尚丁酉由大
司憲都承旨兼弘文館提學八月超資憲判禮曹己亥監
軍御史陳劾卒于軍公爲儐使據文以祭有曰伯王過宮
不是舊車之音王孫不歸長爲暮出之兒一軍掩泣既還
再疏乞退蓋時議齮齕西崖相甚力流謗波及 上察其
狀優旨不許曰卿忠孝貫日月何忍棄予以去辛丑學士顧
天峻奉 詔東來 上命擇義州迎慰使才任主文者公
膺是選翌年春果代李廷龜爲遠接使使還拜兩館大提
學癸卯陞崇政階左叅贊甲辰策忠勤貞亮效節協策扈
聖功臣延陵君俄進府院君位正一品悉控解宗伯及文

衡無局杜門却掃擺落世務超然如未嘗在事申文貞公
常稱知命之後謝事就閒達識高邁人自不及戊申 宣
廟陟遐公如京師告訃且請繼襲 朝廷以光海未正世
嫡位號不即准封纖人之醜正效諂者組織爲使臣罪擬
律慘礉光海初不從竟用鄭仁弘誣訐罷公職未幾復叙
光海在位數年愎諫滋甚斥逐言官相繼公因鄭蘊外補
上疏保留且言金功 先王朝舊臣七十之年流離嶺南
李埈論事不容斥補南歸沈諿金玏遠竄貶逐惡臣知所
惡於言官者排斡而久也疏入不省壬子姪壻金直哉誣
死因鉤引家覆公亦逮繫得釋而仁弘嗾前憾不已又發
戊申使事三司爭頤下氣連章請竄光海重違仁弘意又
慇公無罪不即批下自是待命郊外者七年公始立朝用

文雅受知人主迪簡騰踔致位極品及是而遭罹否運天
地寥曀連蹇控閼動扞於文罔其亦天也僥地南郭結宇
擭止蕭條屏散絶耳目之營錐頹然處順乎見倫彝喪敗
諸名賢一時流遊而白沙相得閑址就別途次相與賦詩
悲慨聞者傷之及今　上即位以公　先朝耆宿常見優
禮公時登大耋蹈履已愆約諸老為雅會肩輿還往風流
可賞公始號五峯晚迺居閒息念闔眼終日又號為聽窩
甲戌閏八月感疾卒于寢距其生癸丑為八十二歲官庀襄
葬禮官致弔祭具視例窆于楊根郡北馬游山之麓兩夫
人祔先夫人坡平尹氏考司直文老生男景嚴文科富平
府使女適及第申慄後夫人陽川許氏考學生昊生二女
適進士宋民古學生姜瑊側出景陸景湖公資稟特達體

氣朗爽平居盥濯脩潔整飭衣冠穆然若不可干孝友敦睦天性篤至每遇先忌三日白服齋素未嘗見齒常語子孫曰早失嚴顏奉侍偏慈治經生業艱辛發身者初爲奉一檄便養之計文翰華膴實非始望而中更頹蕩至叨勳封尤非夢寐所及父喪以幼毋喪以亂俱不得守制是余平生至痛少事伯兄參判公愛敬備隆悼其弟昌城公早殞撫視諸孤恩均己出親屬之居貧不給者與之同飢飽無難色苟有以戚懿至者不問內外親疎待之如一鄉士之旅食于京師必以爲歸舍館致饋存問有無爲之成就頗欲遠近慕其義焉積膴仕五十年未嘗商量尺寸濡益家私百口唯仰給俸祿及其屏處殆不具朝夕饔之晏如人或勸以經紀先業則曰吾生無幾至此足矣何用枉費心

力朝政纖濁多行金結與援以除罪有一人餂公曰親老
欲事蹊徑幸公勿爲苟異公曰老享受 恩過厚無死之
日奚所復望公素尚儉約不喜服美 宣廟嘗謂公曰今
日筵臣衣俱文綺卿獨不然深用嘉尚因擧示 御衣乃
綿布襖也左右大慙執義金睟命論臨海君横恣語甚讜
上面斥之公涕泣救解 上遽曰卿言之是也予亦悔恨
然旣退家居不問朝政得失不言人品高下羣居而不亂
獨處而愈莊不背數數權要造請進取而當世數請名者
必以公先之公詩文以氣爲主翩翩豪逸作新杼柚寧瑕
而璧寧蹶而千里也有非筆墨摸倣所可到然旣脫稿不
許子弟藏收曰古人書具在不得更爾以是見集僅若干
卷敏求出入門下二十年所雖不敢擧其全而槪之文章

標致令聞令望發揮宣猷於中興之辰衆許以陸敬輿其入而處險居貞終始完名詎非大雅君子者哉謹採家狀所載行蹟功最請易名之典

崇禎八年四月日嘉善大夫行承政院都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藝文館直提學尚瑞院正同知成均館事李敏求謹狀

太常議曰文僖公學勤好問曰文小心畏忌曰僖

誌銘 并序

有明朝鮮國忠勤貞亮効節協策扈 聖功臣輔國崇祿大夫延陵府院君兼判義禁府事禮曹判書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 贈謚文僖公李

公墓誌銘 并序

崇禎甲戌閏八月二十八日大宗伯大學士延陵府院君李公年八十二以病卒于第 上震悼遣禮官致弔祭有司供葬事如典故十一月初八日窆楊根郡北馬游山午向之原二夫人移葬同穴明年公之甥前府使景嚴以余於公爲久要也以家狀而徵余銘嗚呼忍銘諸公諱某字某號五峯其先曰茂自大唐從蘇定方伐百濟署職中郎將仍留延安延之有李自此始至高麗有諱係孫位至典書於公八代祖也高祖諱末丁禮賓少尹 贈延城府院君曾祖諱淑琦戶曹判書再策勳爲敵愾佐理功臣延安君祖諱世範弘文館修撰 贈左贊成考諱國楨伊川縣監 贈領議政延善府院君妣貞敬夫人比安朴氏皆以

公貴也嘉靖癸丑五月十六日生公公四歲失所怙七歲就師門以紙字命舉兒賦聯句公即應聲曰紙之紅者欲得之師喜曰紅紙非爾手中物耶十二歲奉侍伯氏舍人公公云今日監試榜出而不得見公曰吾見之矣問何人中選公即寫出二百姓名而俱父名舍人得草榜相準不差舍人公大異之仍抱持入賀大夫人前十八歲謁退溪先生于陶山賓賓然執弟子禮是年又受學柳眉岩之門自是學大進華聞日播己卯占進士大魁連魁解額壬午差使至公以白衣被辟從事不果赴癸未庭試居魁直赴甲申 殿試初授成均館權知盖為時議所挫閼也 上問新進人才盧相國守慎對曰李某間世奇才也 上曰予亦聞之乙酉薦授承政院注書時 經筵講義有率字

左右不能解其義 上曰李某可對公曰出西京賦盖草
木茂盛之意他日 上又問巢車之制公對曰此乃攻城
之具言其制甚悉 上有喜色俄薦藝文館檢閱 賜暇
湖堂舊例檢閱下番不許遷直 上曰李某之才欲培養
旣 賜暇何可循例滯直命遷出異數也春堂 庭試居
魁丙戌叅玉堂錄直拜著作 宣醞玉堂湖堂應製每魁
累受蕃錫 恩至渥也時 御題過柴市有感應製有東
南間氣金臺盡宇宙清風易水長之句人皆膾炙自此例
陞博士至典翰於諫院為正言者二於憲府為持平者再
為執義者再於春坊為司書於禮兵曹為佐郎於吏曹為
佐郎為正郎於成均館為直講者三於槐院隨品例兼至
叅校掌事大文書故也於藝文館為應教此為文翰極選

近代所未有也己丑有鄭汝立逆獄搜得家書凡有存問之及皆被逮公亦坐是罷官時汝立欺世盜名漢陰李公問鄭何如人公曰言僞而貌詭非端人也至是人服其識鑑辛卯冬與副學金鶴峯上劄論四事語及官房之弊甚力焉壬辰十二月以執義承差匹馬赴遼陽呈文督府請大擧討賊即發十萬兵以明年正月大破平壤賊先是賊酋在平壤移書有犯順之意　上問將何應之公曰凡事無隱情將見信於　上國况本兵疑我之私於賊將遣使覘我國之情須答以斥絶之義未久游擊沈惟敬來乃以賊書及所答示之其疑釋然矣自是凡大小咨奏及國中敎諭皆出於公手其責躬敎有曰龍灣一隅天步艱難地維已盡予將何歸書到下三道軍民耆老莫不流涕　上

命公製平壤大捷奏文時宋經畧李提督古爭功措語甚難而公備述諸公指授方畧協力血戰之功事核而辭順經畧提督皆節節稱賞曰東國有人矣且問其出於何人之手一奏之功能解紛息爭如是 上甚嘉悅特拜同副承旨初石尚書星倡和議遣使賊中 上引大臣臺諫問得失左右皆曰以計羈縻姑緩師期公謂萬世之讎一朝許和 殿下何顏拜宣靖兩 聖於 宗廟乎 上厲聲曰終始不屈於賊者惟予與李某而已三月拜右副承旨問安李提督如松于松京仍請省母于信川郡許之五月羅家棘上下諭令護送喪柩十月歸葬豐壤公於定省久曠之餘得慰倚閭之望又於考終之際殮殯以禮非孝誠之徹于神明能至是乎十二月承起復之 命極陳喪制

之重不可奪情不允甲午正月再疏　上諭之曰今日事勢危迫不但門庭之寇此聖人所以有金革起復之典況近日辭紛遝情專賴辭命文翰之重與從事干戈無異尤不可以此爲辭爾其劃即上來是月又疏　不允遂入都三月上疏請及練期歸喪次承文院啓曰辭命得失甚重文書畢後許令從願四月又疏　答曰非爾文辭莫得上達事情是爾所爲不下討賊之功竭心力勦此賊非孝之大者乎九月十二月又疏皆　不允同月再疏　答曰抑哀在此專事辭命詞鋒之功不下兵鋒豈云无所補也乙未二月又疏備邊司議啓曰近來文書皆非尋常酬應之事文書勘畢許歸墓側五月陳終制之意　答曰大祥已過未可求退文書撰述必待大手宜抑至情勉留都下七

月服闋拜左副承旨拜兵曹參知拜副提學八月拜右承旨拜大司諫拜副提學上疏以病乞退　答曰使毋有知欲掛冠解職來守丘墓乎論思弼違以匡國家乎人子當以父母之心為心毋心所在定不如此則去而守墓欲伸情事者亦有傷於孝之道宜體予意閏八月自　上有内禪之　教公以副學連二朔伏閤上劄其畧曰　殿下遽令臣等往聽於東宮臣等其謂　聖筭已高　聖慮已衰畧不堪臨政而忍而去之乎攝政之舉雖在耄期倦勤之君可行於功成治定元氣方盛之時不可行於叔季衰亂之際處常順而處變難變例之行羣心易疑訛言易乘況今國勢人心與夫讐怨痛切固　聖明之所深察而深慨之者其繁機倦困之時則引入東宮俾貸裁決或設難以

試其所學提誨以盡其不逮使知 聖謨之終始軍國之機宜實有 宗社無疆之慶此則雖無攝政之實有攝政之益心是活物如火傳物而燃必有所事心得其安逸空息念非養心之道深閉過逸非節宣之方東宮叩首天陛咫尺不得進大臣席藁宮庭踰旬不見 答臺諫 殿下之耳目而所言不得達安有上下阻絶可以成國家之事也命下三日而逆報至四日而日有食天心之微人事之急明若觀火何 殿下之邈不加察而重四方之惑損國家之體乎秋天益高皐鶴徒鳴陰崖隔日葵忱自傾宮門一尺地是臣等死所耳十月特陞嘉善拜大司憲即論臨海縱賊之狀請罷 傳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卿乃言之風采可尚丁酉正月拜大司憲無同知成均館事三月

拜大司諫四月拜大司憲拜都承旨六月拜弘文館提學
八月超資拜禮曹判書仍差陳御史接伴使向龍灣冬隨
御史南下九月拜禮曹判書兼弘文館提學戊戌陞正憲
己亥三月陳御史卒護喪西下五月復 命退處西湖上
疏乞解職七月又乞退是時羣小用事西厓被斥正人君
子無容足之地公亦不安於朝有此請 答曰省疏姑不
論他是非今國家艱危詞命之重繫國家安危非卿大手
不可卿棄母從事於流離顛沛之際此所謂所在致死之
義卿之忠孝足以貫日月何獨於今日忍而棄予天下自
有真是非一時過激之論何足數哉十月拜刑曹判書兼
同知成均館事十一月以謝 恩使赴燕庚子夏復 命
拜禮曹判書兼弘文館提學同知成均館事辛丑冬 詔

使顔天埈崔廷健出來 上曰義州迎慰使擇可合文衡
者差遣公應是選壬寅正月李相國廷龜辭遠接使公代
之三月隨 詔使上京四月伴送 詔使五月還朝六月
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七月同知
經筵癸卯正月陞崇政拜知中樞府事兼如故四月上劄
乞遞文衡 答曰卿高才獨步孰不知之卿而辭之其誰
能之八月拜左叅贊兼如故十二月叅扈 聖功臣二等
公儉素不服文錦常入侍法官請禁奢侈 上曰人皆著
文段而卿獨不着何仍舉 御衣示之乃綿布襖也執義
金順命論臨海作獘 上厲聲曰順命何許人公進曰臣
從 上於流離之際情意交孚有同家人父子每見 聖
上以義掩私過壬辰未久志氣懈怠順命出入帷幄已久

仰恃 聖明敢言難言之事其志可尚今以何許人下
教此豈使臣以禮之道因泣下 上解之曰卿言是也予
亦悔恨甲辰正月因元朝白虹貫日求言上劄論修省之
道累千言二月拜禮曹判書時嶺南儒生詣闕上書明晦
齋學術之正公啓請設科以慰遣之仍有詩曰欲興周禮
樂須起魯諸生六月拜忠勤貞亮効節協策扈 聖功臣
崇政大夫行禮曹判書兼如故延陵君七月陞輔國崇祿
大夫延陵府院君兼如故陞輔國之後始於體面宗伯文
銜諸司提調一併辭遆自此杜門却掃不預朝政者三十
餘年申相國欽每語人曰五峯知命之後閑臥物外真所
謂地上仙也丙午三月 詔使朱之蕃梁有年來公為館
伴華使每稱五峯詞丈甚禮敬之丁未五月聞柳西厓之

計與都中父老軍卒會哭戊申二月 宣廟昇遐以告訃使赴京賊臣李爾瞻等以失對辱命論罪至請梟示光海荅曰有可賞之功無可罪之事仍命一行功勞書啓公上劄再辭荅曰告訃 天朝請得美謚國家酬勞之典不可闕己酉二月奉審胎室于大丘臨行謂埈曰吾行當歷鄭仁弘之廬吾嘗薄其為人入見非情奈何埈引易之見惡人無咎曰暫見何害公微哂之及還問見仁弘否答曰聞其掃榻以待之而經宿海印寺不見亦不俾問知必為所嫉耳時仁弘勢焰炙天往來冠蓋織路公獨毅然不屈其待小人之嚴如此十月兼判義禁府事知春秋館事辛亥冬上劄請還收鄭蘊補外之 命略曰臣於鄭蘊不知何如人及見所啓臣喜 聖朝之得臺諫如此嶺南之出人

才如此其人所學如此不終日而有斥逐之命臺諫者
祖宗之所設朝廷者四方之所責望如非其人憸佞其言
私邪 祖宗四方之所同棄者則何可以私喜怒而斥逐
之也近日以言見逐者非一二金玏是 先朝舊臣七十
之年崎嶇嶺海之外臣始意至孝之專於所生姑欲嚴斥
異議以成其孝而其禮既舉其事既成則必有召還之命
豈令死於嶺海也臣知 殿下之所惡於言官者不暫而
久也洸謫銀溪鉄蒲旋補鏡城李夋在玉堂論事切直自
知不容一舸南歸而必擬之邊遠該部之迎合上旨如是
長此不已非惟卿大夫不敢矯其非而止也壬子金直哉
獄起公以其姻親被拿即釋乙卯鄭仁弘論奉使失對嶸
其鷹犬更請遠竄公自此在郊外待罪戊午別白沙李相

國時白沙言慶母后之非坐此北遷以詩贈公公和之有
吾行最晚當何處無復故人來別離之句辛酉　詔徙劉
鴻訓楊道寅來廟堂以公曾任文衡請復職差宗宰壬戌
乞致仕不許癸亥今　上反正公請於未死前省墓退終
餘齡只許省墓戊辰與知舊十餘人作洛社耆老會每
於春秋令節携酒相會厖眉皓髮奕奕如圖畫中人人皆
榮之公資稟俊逸神采精明平居夙興冠帶而坐羣經子
史無不淹貫尤好讀論語中庸沉潛反覆必欲存諸心而
發之於身明其體而達之於用勇於爲義不以利害爲趑
舍自其至行之著於家庭者言常以早失嚴訓爲平生至
慟事大夫人至孝自少時啜菽飲水而思以樂其心其言
曰吾刻意擧業爲發身計者只爲捧一檄爲便養地也家

國事不兩立遭罹兵亂絶裾於執覊之日墨縗於寢苫之
際是余肝肺之感也每値忌辰宿齋致潔哀毁動人推在
家之孝以忠於君入侍經席攄經援史必傅以時事 玉音
嘉納每稱其文學之富至於扈蹕之日遇有難斷之事
上必越次而問公豈非其識之有以處大事而其才之不
局於一藝也其爲文則體裁之正不假繩削步趨之高由
於格力霞輝星燦不繪而麗鳳彩龍章匪繡而奇斐然成
一家之言煥焉與大雅同流豈非其根本之始於聞道而
非文章之末枝藻飾之由於大業而非才調之小長也嗚
呼公之文章之盛有足以黼黻 聖猷而公常謙挹有若
無文者然埈嘗見公不許子弟收拾雜著問所以公曰古
之以文而鳴於世者孰不經緯兩儀流誦百代也而一弄

傳之後僅止於如鳥音之過耳況燕石之假而欲混隋珠
恥於此而可見其曠達之識於名藝泊如不但含章晦彩
之為美也噫公之所以不朽於世者固自有在文章乃其
餘事況斥和議之非直聲震於一時論王子之奬 宣廟
尚其風彩請出大兵而其誠足以動督府之聽不隱賊情
而其智足以解兵部之疑是致討於涅齒辨誣於青圻
其見事之精亨難之才宗炳靈於河岳終有賴於雲雷也
若其友弟行於兄弟信義著於朋友而厚族愛物濟困恤
患之出於至性者多可書其不書有大節在耳 先朝有
祿勳之教當有賜祭之文忠烈之盛是得其槩耳噫公
以通才達變而少試於鄭虞顛沛之日如輕車之踰絕險
无阻於攸往若使改轍於康莊何有於一日千里而其不

得坐廟堂行大政者豈非以運氣之推盪君子之道消而未久而鼎湖之弓又遽遺也今 上更化謂公以碩果之遺有德有勞優禮以待之而是時公之年已耄身亦病矣天生英哲於世終不得贊維新之治雖未免為清議所惜而然而功存 社稷形畫麒麟汗簡書績口碑流名所施之嗇於公何損而況壽躋大耋榮享清福此白尚書之所獨有而韓魏公之業艷於高風者也其晩節之不大受矣是道哉公嘗以所得於 皇朝之 恩錫者而買地於豊壤築小亭名曰彰賜華使顧天埈所命而朱之蕃書額者也有林泉之勝一時名卿韻人多詠其風致公欲退居而後上章者累矣而未得請焉嘗以為恨公嘗有履歷之紀而不保於庚子之火今所錄只什一也 經筵講義亦多

而公未嘗自言故皆不傳今只有遺稿之得於收拾者若干卷貞敬夫人坡平尹氏副司直文老之女領議政弼商其五代祖男曰府使公文科嘉善女及第申檏其壻也後配陽川許氏學生昊之女左議政琛之四代孫生二女適進士宋民古學生姜璥府使娶縣監朴台賢之女無子取從兄景賢之子命賚為後女適持平金柱宇申㦗生二男曰喜祖孝祖銘曰　嶷嶷五峯應運而生夙聞師說道義咀英際會　宣廟機應籟鳴遇事敢言　王鑑血誠蘇鯢出海霧毒風腥兵間扈　蹕義重身輕有疑必問陸九不名應猝以才見事未形休戚所係纔制奪情鄭命潤色哀徹　天庭磨詔演　綸悍卒涕零勳勞最著惟否是傾方極乃真茅土疏榮誰不信然詩書用兵惟公之文璧彩奎

精五色錯耀八音交鏗草昧剗浮詞翰主盟逮秩宗伯直
哉惟清媚于神人邦國以寧維才之用維王之明脊梁鐵
硬心地衡平不激不隨時止時行退思嘉遯進以彙征晩
値昏朝七載林坰 當宁改玉詢玆老成方佇入閤忽報
夢楹其施不究豈曰未亨鍾鼎勒勳竹帛流聲 宣祖有
言忠炳日星後欲有考請眎斯銘

崇禎八年乙亥二月日通政大夫弘文館副提學知製敎
敎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李埈撰

五峯先生集

五峯李相國遺稿後題

植從幼僻陋無師資單以家巷之近

得從東嶽叔父稍窺文藝藩閫而迺

叔父所伏事則盡一世宗匠鉅人而

五峯李相公寔親且久嘗佐其儐幕

迎送詔使搜文苑塤篪之樂植又

嘗與相公猶子令洪牧子方氏景義

赴琳父監軍幕所謂門生門下見
門生者於植益重顧曰淪落晩出中
歲始獲謁相公相公時已踰耆望耋
倦於筆硯雖蒙提掖稱奬之勤而終
不敢干一言之賜付姓名琬琰中以
爲終己之恨今相公大亂府使君景
巖方屬洪牧印相公遺稿行布而特

以編校之後付諸植則知相公平日
以植爲可教者意非偶然乃不敢辭
而輒加考正又慮工費之廣紙簡之
僉則不免時有刪取以待續集之編
元稿非相公手輯乃府使君所隨手
裒聚時序或失次而不遑釐改覽者
宜無怪焉且惟古人所謂文章乃經

世大業者非止謂賦騷詠歌凡禮樂
制度訓謨辭令之著於文者皆是也
相公當
穆陵西幸之後處宣公內相之任自
奏請 天朝訓諭國人以至東征
文武衙門往復書檄皆出公手所以
導揚 明旨鼓動羣情以毗佐開濟

之功甚鉅而其文多倚馬立草揔皆散失甚可惜也植又嘗與聞相公之學本諸論語博采禮記左氏班史之長故其文有質有華雖不囿於格而意明理暢自不墮陳言臼壘中其詩絶去常調尤忌死語奇峭挺拔淂老杜夔峽之音而眞出筆墨蹊逕之外

亥乎世之取青媲白以爲工者之見
之也或不省爲何等語也要之後來
嘗有隻眼之評許則植豈敢識焉而
矣

崇禎丙子嘉善大夫行龍驤衛副護
軍守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
知成均館事德水李植拜手謹跋